# 爱的合奏曲

“请你让我成为一个男人吧！拜托你，秀美，我喜欢你，我一辈子也不会离开你，你应该知道，我是不愿意让你去做这种事情的，但是，除此之外，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……”丈夫民雄紧抱着妻子秀美，在做爱中说了这样的话。

他轻咬着妻子的耳垂，已经插入阴唇的性器，慢慢的做上下的抽动。

“准备好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就告诉我。”民雄流着眼泪说。

“你这话当真？”

“这种事情怎么能跟你开玩笑。”

“如果你真有这个意思，虽然我不是很愿意，我就当我死了来陪他一次，但是，如果你为了这个事情，将来对我有所抱怨的话，那我就不要了。”

“我不会那么卑鄙的啦！”

“那就好。”

这个时候，妻子秀美从下面紧抱着民雄的背部，压上嘴巴用力的吸着头。

民雄今年三十六岁，妻子秀美是二十八岁。民雄经营一个木型工厂，最近受到日币升值的打击，向高利贷借钱的支票，因票期已近，又无法还债，可能会有倒闭的危机。但是，这个放高利贷的耀辉，喜欢上他的妻子秀美。

“一次就可以，只要你的太太跟我睡一晚，那支票的问题，我可以替你想办法。”耀辉向民雄提出了这个不知道应该高兴，或是伤心的建议。

这真教人为难，从父亲继承下来的家业，在这可能因倒闭，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对这个建议不但不能生气，内心反而还抱着一线希望。但是，话又说回来，身为一个大丈夫，怎么能让妻子去做这样的事情呢？

随着存款不足会遭退票的日期的迫近，像火烧屁股般，让民雄不敢说不，而且，耀辉的条件是把借款一笔勾销。

然而，民雄不敢直接了当的告诉秀美，只有趁酒醉之际，抱着妻子的时候，把这件事说了出来。

这个迫切的事秀美了解，况且他们两人又有小孩，为了小孩的将来，秀美也想阻止倒闭的发生。

“只要你答应，我就闭上眼睛，但是不要因此而破坏了我们的爱情。”

“那当然，那当然，我不会责怪你的。”

做为一个男人，无论是在年纪或容貌上，都绝不会输给耀辉。虽然对自己深具信心，但是，若要把太太让给别人，精神上所受的压力，与外表的信心，完全是两回事。所以，私心里，他很希望秀美能拒绝这件事情。

两个人突然都不说话了，相反地，是以做爱来确认彼此的爱情。

夫妻在紧要关头时，往往最能意识到命运的共同性，尤其是在陷入危机或孤独时，比在快乐的时候感受更强烈。因此，只有藉着肉体来确认彼此的爱情，沉溺在做爱中来互相逃避这不安的状态，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。

在不知不觉中，秀美改变了姿势，她跨在民雄的身上成了骑跨位，并且让腰部上下摇动，然后以这压着民雄的姿态，注视着民雄。

民雄好像害怕看到妻子的目光，于是就闭上了眼睛。虽然此刻性欲高昂，但是面临全家即将离散的时候，民雄并没有力气来好好的做爱。然而，想到仍能跟秀美结为一体，因此多少还能产生一点力量出来。

除了妻子以外，民雄再也没有自己的朋友了，他深深体会到人世间的现实与无情。虽然是亲兄弟或者是朋友，只要一提到钱那就免谈！即使说要上吊自杀，也没人愿意帮助你，倒反而是只要提供妻子，就可解决退票的耀辉，比较有人情味。

秀美虽然已慢慢达到高潮，但是，却不像往常那样，因为震动而欢喜。就像小鸟在啼叫一样地“好极了，好极了！”，发出娇滴滴的声音。

今晚，秀美好像拼命的在忍耐，有如少女在难过时哭泣一般，她闭着眼睛，忍耐着越来越好的快感，只有头部频频的向左右摇摆。她那又长又柔软的头发，在雪白的肩膀上飘荡着。

“你真的会把支票一笔勾销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也是男人，我一定会遵守诺言的。”

耀辉抽着烟斗，下颚往上抬起。一提到高利贷，就会令人联想到守财奴的样子，秃头而且是胖胖的男人，或者刚好相反，瘦瘦的脸颊骨，个子高高的又有点神经质的男子。

但是眼前的耀辉，虽然年龄将近六十岁了，头发花白，看起来却很斯文，穿起白麻西装，很好看而且很潇洒。以他的年龄来看，身体应该已经老化，三十六岁的民雄，把他想像为父亲，所以感到安心不少。

“我实在不懂，像老板您这样的年龄，还会对女性有兴趣吗？”

“那当然大有兴趣，有时会比年轻的时候感到更难受，因为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，都会想，以后还能跟多少女人接触，会跟什么样的女人在一起，每每想到这，就会觉得下体怪怪的，好像精液都漏了出来，年轻时精液总是满满的，年龄大了以后，好像精液会泄漏出来一样。”

看他说话的样子，不像是在骗人。

民雄联想到一丝不挂的妻子跟耀辉纠缠在一起情景，他开始后悔了，但是，这件事已经到了没有办法挽回的地步。

“那么，就决定到温泉旅社去吧！你也一起来，我不想鬼鬼崇崇的。”

既然他这么说，民雄也不便拒绝。

妻子让给别人，为什么做丈夫的也要在场呢？其实自己也很希望能在场。

“你此话当真？”

“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办法可想？我要不要在场，由你来决定好了。”

“其实我也很担心，可是，在你面前跟别人做爱，面子要往哪里放！”

事实上对民雄来讲，让秀美一个人去，自己在家里等，他会受不了。

“怎么样？为了以后说闲话，而伤感情，不如……”

“可是，最要紧的是，你真的愿意让我去做这种事情吗？”

“那就看你自己的意愿了。”

“我是不情愿的，但是除了这么做，能有其它的办法吗？”

到这个时候，在民雄心里还强烈的希望秀美能拒绝这件事。但是，若真被拒绝了，民雄还是会去拜托秀美的。说实在的，要同意这件事的确是令人痛苦的，秀美此刻也无话可说了。

两个人经过了片刻不自在的沉默之后，民雄轻轻的拾起了秀美白晰的手。他注视着妻子那光滑洁白的肌肤，瓜子脸，黑黑的头发像小鸟的羽毛般，弯弯的眉毛、大大的眼晴，鼻子直挺就像个古典美人。同时，她很肉感，衣服穿起来很苗条，无论是穿和服或是洋装，都会引起男人的想入非非。

“可是我很担心，我知道你应该不会，不过做爱这种事，往往会有延续。”

“既然你会担心，你就不应该答应人家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说错了。”

民雄怜惜的向秀美要求鱼水之欢。

这是以后经常发生的事情。眼看太太就要和别人发生关系，内心感到非常悲伤，他常突如其来的把还穿着和服的秀美推倒在榻榻米上，手从衣服的下摆伸进去，隔着内裤抚摸的时候，感觉到一股热热的气息在裙子里飘荡着。

当他把手伸入她内裤里面，摸到已经湿濡的花瓣时，民雄也脱下了自己的裤子。然后默默的开始，秀美也很快的兴奋起来。这样一来，却又引起了民雄的嫉妒，他想，若是他在现场，一定非常气愤。

“你对第一次接触的男人，应该不会这样吧！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“如果是面对耀辉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什么这……难道你对他抱着一种期望吗？”

“无聊！对方只是一个老人家。”

“可是，男人就是男人。”

“恶心！为什么这样说！既然那么在意，那就算了吧……”

“不，不能这样。”

到底是在悲伤什么，懊恼什么，连民雄自己都不知道。

在前一天晚上，民雄因兴奋，要向秀美求欢时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秀美好像不大愿意。

“不行的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把精液留在我的身体里面，而我又和别人在一起，是不是很不好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民雄觉得妻子好像突然间变心了，因而感到很难过，“那就算了。”他很不高兴的说。

“那你就戴上保险套吧！”

“不要了。”

“怎么跟小孩一样的呕气！”

“反正，我是一个没出息的男人。”

“你也真是的，说出这种话。我只是不希望若有了孩子，却不知道是哪一个的。”

原来如此，民雄此刻才知道自己是在嫉妒，但是怎么也睡不着，后来……

“好吧！反正我也睡不着。”于是，秀美翻个身，把手伸到民雄这边来。

民雄马上把秀美的身体抱起来，两个人都非常的兴奋。民雄好像就要跟妻子分别似的，舔过了妻子的身体各部位。他用舌头舔着花瓣、阴蒂、以及肛门，并且看着妻子欢喜的样子。

然后再把手指插入肛门里，想要看清楚还没有被奸污，而陶醉在快感里的妻子。然后，他抬起妻子的身体，采取野兽的姿势来攻击，看着这个衔着阴茎的雪白的臀部，同时，吻着臀部的裂缝，并将手从背后伸到前面去抚摸妻子的乳房。

“好极了，好极了，太好了！”甩着长长的头发，秀美像喝醉似的，摇晃着上半身。

这个时候，民雄想到妻子就要跟耀辉交欢的事，内心感到很痛苦，于是，他把双脚跨在妻子的肩膀上，抬起自己的腰部来插入，最后又让秀美骑在上面，采骑跨位的姿势来做结束。就在精疲力尽之际，两人都睡着了。

第二天，过了中午，两个人就开车到所指定的旅馆去了。在途中，民雄一再的停车，心想，到底往情侣旅馆去好，还是回家好，结果在约好的五点以前到了旅馆。

“你们终于来了，来喝一杯冷饮吧！”已经换上浴衣的权辉，很高兴的请他们坐下来。

“你们真的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们不会来呢！我实在太高与了。”他和蔼可亲的对着秀美微笑。

“怎么样，你们一道去看看吧！”耀辉对着害羞的秀美说。其实他自己也有一点紧张。

但是民雄还是有点待不下去了。

“那么你先去洗澡吧！”

“不，我……”秀美脸红了起来，突然好像变得很老实的样子。

“怎么样？你也先去洗澡吧！”耀辉顺便说。

“秀美，你就先去洗吧！因为这里是温泉。”民雄有一点傲慢的说。

“你太太的事情我会负责的，你先去洗澡吧！你的房间就订在隔壁房间。”

民雄已经被当作碍手碍脚的人看待了。虽然心里有准备，但还是很生气。再这样下去，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的民雄说：“那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当他想要站起来离开时，“你要做什么？”秀美有一点担心的问。

“你先生的房间就在隔壁，有美丽的小姐陪他，他不会寂寞的。我对这家旅馆很熟，里面的庭园很美，温泉水也不错，菜做得很好吃。”

秀美知道自己的立场，听了耀辉的话，不觉红了脸，低下了头。

这时候，民雄站了起来，走出房间，他很想跑到某个角落大哭一场。隔壁房间一个人也没有，只有屋子的冷气在等着他，而显得冷清。民雄不想再待在房间里，于是把行李放下后，脱下衣服换上了浴衣时。

“洗澡就在走廊的尽头。听说今晚你要在这里休息，老板还交待要找一位小姐，她的名字叫小莉，是一个很美的小姐。”是一个中年女佣来打招呼。

“好，那就麻烦你安排了，我现在要去洗澡。”

好像连女佣都在取笑他似的，民雄觉得有点懊恼，于是开始换衣服。女佣把茶放好后就走开了，民雄一口气把它喝完，就去洗澡了。

泡在宽广的浴池里，心情虽然稍微稳定了，但一切都好像在做梦一样。当他想到此刻妻子跟那个男人不知道在做什么时，心里就很痛苦。并且想，我不应该来的；然后又想，还来得及，我应该把她带回家。不行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心中很失望。

洗完澡，经过妻子与耀辉的房间时，双腿已软弱无力得快走不稳了。回到房间，拿出冰箱里的罐装啤酒喝了下去。

此时，电话铃响了。他拿起了话筒。

“温泉洗得很舒服吧！我已经替你找好漂亮的小姐了，钱我会付，你不用担心，现在我就叫那位小姐过去。”耀辉在电话中说。

“哦，那……我太太……”

可是，对方没有回答，就把电话挂了。

这是怎么搞的？民雄不知道隔壁的情形，所以心里很着急。因为刚刚到，可能不会马上铺棉被就开始了，大概在一起喝酒吧！

秀美很喜欢喝啤酒，但是喝一点就会醉，酒醉后的她很迷人，也很性感，而且她本身也会容易兴奋。说不定那个老头，此刻正在抚摸她那雪白的乳房，也可能他那装满假牙的嘴，正在吸吮她的乳房。

一直在那猜测的民雄，全身突然火热起来，接着热度移到了下半身，使他兴奋起来。

这个时候，秀美稍微减轻了紧张感，并且露出了微笑。

“十三年前，我太太就去世了，自那时起，一直是过着单身生活，当然，那并不表示我没有跟女性来往，只是，到目前为止，没有特定的女性而已。以我这个年纪，虽然没有女人，只要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事情上，也就不觉得怎样了。自从看见你以后，我的心就不再平静了，所以，今天能这样面对面，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。”

与他单独相处，秀美觉得他不像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人，而是一个有知性、很可爱、满干净的一个老人。女人不论是在什么场合，都喜欢别人赞美她，当然秀美也不例外。

“老实说，有你在身边，酒是什么滋味都已不重要，因为你己让我陶醉。活了这把年纪，从未遇见过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我真羡慕你的先生，如果我还年轻，我一定从你先生手中把你抢过来，可是，我知道我已没有资格再说这些话，今天你能来真是太好了。”他很感激的握着秀美的手。

秀美为了他这番话，心里在想。“啊！我该怎么办？”

原本想一笑置之的秀美，此刻心里却慢慢的兴奋起来。

“啊！你过奖了。”终因太过兴奋，而变得迷迷糊糊，也不再感到紧张。

“我是个男人，说实在的，我想在这里给你一点钱，让你拿去还给你先生，但是我已跟你先生约定好了，要你在这里过一夜。我的心胸没有那么宽大，原谅我，就把我当做是一个好色的老人吧！而且刚才我也说过，我是喜欢你的，我喜欢你的全部。”

于是他握住秀美的纤手，把她拉向自己，此时的秀美像一只母猫似的缩成一团，失去了反抗的力量，倒在他的胸怀里。

他的身体很结实，可能是打高尔夫球锻练出来的，肌肤被太阳晒得很黑，手脚也还没开始老化。

“我实在很感激你，希望你能体会。”

他的脸颊不断磨擦着秀美的脸，轻轻的摸着背部，耀辉紧紧的抱着秀美，将近有五分钟之久，然后突然又放开了秀美。

“我想出去散一下步，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换换衣服，或洗个澡。”说完，他又再度紧抱着秀美，磨擦脸颊，然后站起来走出房间了。

胡子刺激在秀美脸颊上的感觉，久久未曾消失。突然间，她觉得自己好像放鸽子似的，但是，当她一人独处时，她才从紧张感解脱出来。

然而，想一想，对秀美来说也很难得。在紧张的气氛中，与一个陌生男子在一起，连身体状况都会产生变化。以这种心情，她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看着庭院中的树木，以及开在泉水边白色的花朵。

这时候她才闻到一股芳香的味道，秀美深深的做了一个呼吸，然后想，该怎么办？既然已经下定了决心，就不该再做这种装扮，还是换换衣服稍微准备吧，当她站起来时，看见耀辉在院子里。

“这个院子真不错。”

“我经常到这里来，喜欢在院子里散步，怎么样，我们一起去散步吧！”

“好。”秀美终于选择了可以使她放心的散步。

走廊下有块很大的踏脚石，上面放着一只木屐，秀美就穿上木屐走向院子。这里的建筑物并不豪华，由于这是以前一位名人的别墅，所以庭园有着幽玄的气氛。

天色已渐渐暗下来了。

“来吧！”

当横越溪谷时，耀辉伸手牵着秀美。很自然的，秀美的手就被握住了。两个人并非第一次见面，耀辉曾到秀美家拜访了两次，都是由秀美招待他。

他虽然是个放高利贷的人，但是却不会令人厌恶，当然，也不会向别人献殷勤。坦白说，如果他是个令人讨厌的男人，不论丈夫怎么逼她，她都不答应做这件事的，身为一个女人，内心会有什么想法呢？

为了丈失，她原谅了耀辉，因为提供了自己的肉体，不但能救丈夫也能挽救全家的危机，所以，她也原谅了自己。

“这里是属于以前一位财阀所有的，这个别墅的名称原本叫‘赤心亭’。”他向秀美说明了旅馆的由来，并解说这些花草。对于庭木一窍不通的秀美来说，他的博学令秀美感到惊讶。

“耀辉，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这……我看你说话的样子，你以前好像是位老师。”

“是的，我以前是大学的教师。”

“哦！”秀美睁大了眼晴，更感惊讶。

在散步时，两人靠得很近，尤其是走在险峻的山路时，他都会回过头来牵秀美的手。

天色越来越暗了。

“我们回房间去吧！”

背转过身走在前头的秀美，突然感觉到，背后的人就像情人、父亲，或是因命运的作弄而碰在一起的一位异性。

回到房间之后。

“你大概流汗了吧！要不要去洗澡？我也流了好多汗，我想去洗个澡，洗澡后的啤酒是特别好喝的。”于是，他就拿着浴巾走出了房间，到浴室去了。

现在再犹豫已没有用，而且流了许多汗，秀美于是去洗澡了。

女浴室与男浴室只是一墙之隔，脱光衣服，把雪白的肌肤泡在水里的秀美，也浸浴在令人麻痹的兴奋当中。跟丈夫以外的异性做爱，这是结婚以来第一次。虽然在学生时代，曾经和男朋友做爱过，但是自从变成成熟的女人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过了，所以一想到这件事情，身体不由得发抖起来。

她边想边洗着，全身涂满了香皂，当她洗着乳头，以及柔软又长满阴毛的花瓣时，她的心里已开始感到痒痒的了。虽然她知道和丈夫以外的异性做爱，同样会感到兴奋，奇怪的事，映在镜子里的表情，看起来却像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但是，从浴室出来之后，是不是直接回到耀辉的房间去呢，有点担心的秀美就想先去看看丈夫房间内的情形。

她不敢在外面大声喊叫，只有轻轻打开房门向里面看了看，吓了她一跳。民雄正跟一位穿着很华丽的艺妓紧抱在一起，并且接吻。

“啊……”秀美调头就走了。

民雄并没有追出来，秀美对于自己即将要做的事情更感安心了。丈夫既然如此，那我还犹豫什么，于是，她一口喝尽杯中的酒，并且希望能赶快喝醉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耀辉走到了秀美的身旁，把手放在她的肩上。

“我们来干一杯吧！”他拿起自己的酒杯要秀美喝。

“我已经喝得很多了，都快醉了。”

“我会照顾你的。”他颤抖的手摸着她的胸部。

“真的可以吗？”

秀美默默的把额头靠在耀辉的肩膀上，耀辉把手伸进秀美的浴衣里，直接触摸了她的肌肤。

伸进衣服内的手触摸到了乳房，也许是年纪大的关系，所以比较大胆。乳房被揉捏时，因喝醉的关系，全身都火热起来，秀美突然很用力的去抓他的手。另外一只手就从浴衣的下摆伸了进去。

她下身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内裤，浴衣的下摆被掀开了，露出一双白晰的腿，因为刚洗过澡，此时呈现出樱花色。

耀辉轻轻的抚摸，一直摸到了内裤上。秀美全身都因僵硬而紧张了。这个时候，隔壁房间传来了让秀美听了会心跳停止的奇怪声。

“啊，先生，你想干什么？还早嘛！可是实在是太好了，你真老练，啊！太好了！”是女人欢喜的声音，就是与民雄在一起的那位艺妓发出来的声音。

耀辉原本摸着秀美内裤的手，突然停止而看着秀美。秀美感到很难为情，她很不自在说了一句：“讨厌！”

“她的名字叫小莉，是这里最漂亮的艺妓，怎么样？你想不想看一看？”

“啊！”秀美怀疑的看着耀辉。

“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想，你一定不曾看过先生风流的情形。”

“可是，我没有这个兴趣。”

“事情总要试一试，你不要有成见，而且，这个房间是可以看到隔壁的。”

有一点怀疑的秀美看着耀辉，而耀辉笑着说：“在这个壁橱里可以看到隔壁房间的情形，像我这把年纪，直接的性行为，不如观赏别人比较有趣。这样的房间我很喜欢，如果是新盖的旅馆，就没有这种设备了，像这栋古老的建筑物，才有这种特权。”于是耀辉站起来，打开了壁橱的门请秀美过来。

秀美犹豫了一下，也被耀辉天真的笑容所吸引，走进了狭窄的壁橱里。壁橱的墙壁有细缝，把脸部靠近了，就可以看到隔壁的情形。

“你看，你看，他们在搞了。”

秀美知道偷看人家，是很不道德，下流的行为，但她还是将脸贴近了细缝。墙壁的细缝那边，有一个灯光稍微昏暗的空间，他把艺妓压倒在桌子的旁边，掀开了和服的下摆，压住艺妓雪白的双腿，并把她的双腿张开，把脸部压在大腿间不停的吸吮。

他本身所穿的浴衣也很零乱，没想到出尽丑态的人，竟然会是自己的丈夫，秀美在又是嫉妒又是轻视的复杂心境下，感到有点头晕，只听见自己的心脏怦怦跳得很快。

耀辉从背后抱住秀美，伸手到胸口里，揉捏着乳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秀美一点也不想抵抗，她的身体与感情都已麻痹了。

“你看！他们干得很起劲，很快乐的样子。”

一边偷看，一边又被抚摸的秀美，突然全身都发热了，下体流出了爱液。耀辉的手已经伸入了内裤里，也摸到了被囚禁的花瓣。摸到阴蒂时，她自然的扭动了腰部。

“啊！”秀美很自然的发出兴奋的喘息声。

在壁橱这种特殊的地方，产生了特别的感觉，又旁观丈夫的风流，一种莫名的嫉妒，引起了身体的变化，使秀美的情欲沸腾起来。她已无心再看下去了，但是隔壁房间传来的声音，仍然听得很清楚。

“啊！你的技术真高，再舔吧，再舔，还要揉捏乳房。”

艺妓清楚的声音，引起了秀美同样兴奋的心情，此时腰带已被解开。

“继续捏，继续舔吧！”

虽然她没有说出来，但是处在狭窄的壁橱里，秀美以很不自然的姿势，让耀辉吸吮乳房，舔噬肚脐，并且让他抚摸下体。在狭窄的壁橱里，秀美正在忙着自己的事情，隔壁房间的情形已完全改变了。

从精疲力尽的兴奋中回到自我时，耀辉说：“再来看一次吧！”说完，他就以麻木的状态看了看隔壁。

现在已不像刚才那样嫉妒得教人心脏都停止了，此刻的民雄和小莉全身脱得精光的躺在棉被上，正在做着猥亵的事情。梳着日本发饰的小莉，头部与身体的大小不成比例，而且像青蛙一样的竖立着膝盖，两腿张开的仰卧在棉被上。

她的腹部白晰但稍微隆起，乳房相当大，手脚很粗，看起来像青蛙王一般。她的下体插着一个形状奇怪的东西，由民雄在玩弄着。

“他们是在使用玩具，有的艺妓若不用玩具就不够刺激，不会使她兴奋。”耀辉在她耳边解说。

扭动着上半身，眉头轻皱，微闭着双眼，脸垂挂在棉被的另一端，强忍着欢喜。而且从半开的双唇间，不断的露出声音。

“啊！你真是个高手，实在太棒了。”

艺妓摸着民雄的下体，两手握住膨胀的阴茎，不停的上下抽动，然后把自己的脸部靠上去，像大鱼吃小鱼似的，把它含在口里舔吮，有时深，有时浅的，不断的在嘴里吸吮着。

丈夫的阴茎慢慢的变成了深红色，就像塑胶制的玩具一样，秀美屏息的看着这迫人的一幕，当她的乳房再度被耀辉抚摸时，她兴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。

“我们出去吧！”

这个时候才清醒的秀美，走到房间才发现已铺好了红色的棉被，摇摇晃晃的走到棉被上坐下来时，耀辉的身体压了过来，他们很自然的采取了六九的姿势。

耀辉张开了秀美的双腿，用手指拨开了被阴毛覆盖的水沟，并用舌头舔吮。粉红色的花瓣向两侧张开，露出了花芯，他先用舌头吸吮其中的花蜜，再由花瓣一直舔吮到阴蒂。

秀美像那位艺妓那样抓住他的阴茎，闭着眼睛把脸颊贴近，然后再微微的张开眼晴。眼前的阴茎就像是少年红红的脸，张开着嘴在笑着。秀美看着这个可爱的东西，她先用舌头舔了舔，然后把它含在口里。他们两人发出了像动物正在舔吮的声音。

“怎么样，我们也来使用玩具如何？我年纪也大了，随时会伤到腰部，所以只有把它当作‘三种神器’一样的带在身边。”于是，耀辉从皮包里头把它找了出来。

秀美是第一次使用这种东西的。只想想像就让人兴奋不已，插进来的东西跟男性性器没有多大差别。它照样会让人兴奋，同时很快就能达到高潮。

一种痒痒的刺激进入了肛门里。

“啊……啊……”

忍不住叫喊出来的时候，会令人麻痹的震动器在阴茎上响起来，同时开始做抽抽入入的动作。

“怎么搞的？怎么搞的？啊！麻痹了，麻痹了。”

秀美以既害怕又欢喜的复杂心情，拼命在吸吮着耀辉的阴茎。

“好极了，好极了！”她自然而然的说出这样的话来。

民雄突然间，从酒醉中醒过来似的，想起了妻子的事情。原本在玩弄着玩具的手，也停下来了。

“啊！怎么啦！怎么突然停止了呢？那就不要用它吧，我们来真的好了。”

民雄被艺妓小莉提醒后，才恢复了意识。

“哦！隔壁的耀辉老板，你不是跟他很熟吗？”

“是的，他每次到这里来时都会叫我，他人很好，我可以说是老板的艺妓妻子。”

“他对那方面的事情怎么样？”

“哈哈，他是非常的喜欢，虽然有点下流。”

“下流？他到底是怎么做的？”

“你不知道性虐待狂跟性被虐待狂的事情？”

“哦！性虐待狂跟性被虐待狂？”

“他年纪这么大，还要人家多多折磨他，所以，跟他在一起的女人，一定也有这种兴趣的。”

“噢！真看不出他有这个嗜好。”

现在自己的太太跟耀辉在搞什么事呢？他突然担心起来。

“我们来偷看他们吧！”

“能偷看吗？”

“是的，只要把壁橱门打开，就可以看到隔壁房间的情形了。”

“原来这栋古老的建筑物，居然也有这种方便的地方。”他突然感到喉咙干燥，身体颤动起来。

“那我们就来看看吧！看别人做也是很有意思的。”

于是小莉打开了壁橱的门，请民雄进去。两人就进入了壁橱里，隔墙有一道裂痕，隔壁房间的灯光都照射了过来。

他正在犹豫的时候。

“他们正在搞呢！”有一点兴奋的小莉，拉着民雄的手让他看。

“啊！”会令人叫出声的光景，展现在民雄的眼前。

在昏暗的灯光中，所看到的是个不像是自己太太的一位女人，好像是少女歌剧团里，扮演男生的女人那样，下半身穿着紧身裤，上半身是全裸的，帅气十足的挥着鞭子，脚踩着全裸的像恶魔般的耀辉，并不时鞭打着他。

穿着渔网般的黑色紧身裤，可以看得见那雪白的肌肤，震动着形状良好的乳房，并挥动着鞭子的正是秀美。民雄突然感觉到一阵奇妙的清凉感。

耀辉是个放高利贷者，为了向他借钱，民雄不知道受了多少痛苦，有时候真想掐死他。

耀辉手脚都被绑了起来，口里塞着破布，当他被鞭打的时候，身体就会像虾子一样反翘起来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虽然不太理解，可是总比看到妻子被耀辉欺负要好得多，民雄心里一直在喊着：“再打，再打！”。

秀美帅气十足的英雄姿态，也就到此为止了。耀辉突然解开了手上的绳子，站了起来，把秀美撞倒在地，并压住她，形势有了很大的改变。

“啊！他要干什么？”

民雄在璧橱里抓着墙壁。他看见像野兽般的耀辉，趴在秀美身上，拉下了正想把他推开的秀美的紧身裤。紧紧的束在腰际的紧身裤反翘了起来，而露出了雪白的屁股。

“不要，不要！”民雄突然叫了起来。

耀辉把紧身裤从腰部隆起的部位脱下来的时候，就像剥皮一样的一口气把它脱到脚底下，然后微笑了。接着再用刚才自己解开的绳子，把被按倒在床上的秀美的手脚绑了起来。

“他想干什么呢？”民雄怀疑的说。

“这一定很精彩，他要开始发动攻击了。”站在背后的小莉说。

民雄屏息的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耀辉拿着一根蜡烛，斜斜的在秀美的胸部上方来回的转着。

“这是蜡烛攻击，很刺激的。”小莉很高兴的说。

不错，因为受到蜡烛的热度，当秀美“啊！”的叫着，扭动身体时，耀辉都会得意的微笑，同时把蜡烛油到处滴在她的身上。不但滴在胸部，还从肚脐的凹陷附近滴到下腹部隆起的部位，甚至张开浓黑阴毛覆盖的部位把蜡烛油滴下去。每当滴下去的时候，秀美都会“啊……啊……啊”的叫出来，并扭动身体。

就像是蜡烛油滴在自己身上似的民雄，抓着墙壁，当耀辉又从皮包里拿出一样东西时，民雄吓了一眺。是一个很大的注射器。

“他到底想干什么？”他问了站在背后的小莉？

“一定是把它插入肛门里，那是很难受的。”小莉有点担心的说。

“可是也有人喜欢这种玩意。”

“太过份了，我要去阻止他。”民雄想要从壁橱出来。

“等一等，好戏在后头呢！”小莉拉着民雄的手，轻佻的说。

“什么？我怎么可以让他这样做呢？”他挥开了小莉的手。

“你怎么可以管人家的事呢？这只不过是性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的游戏啊！”

“可是，她是我的太太！”

“啊！开玩笑，你不要吓我好不好！”

她装糊涂的表情，“哈、哈、哈”的笑声，像是从鼻孔发出来的。

他哪里还有心情再看下去呢！从壁橱出来之后，民雄就披上了浴衣，跑出房间。

“老板，你想干什么？不要这样！”民雄跑到房间来，大声的叫着。

“原来你也在偷看我们，不要生气嘛，不是说好，要把太太交给我的吗？”

“没错，但是用的东西不一样。”

“哦！你是说这个注射器吗？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不好啊！和我的东西是一样的。”他把注射器、玩具，和自己的东西做了比较。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，你要不要见习见习，你太太看起来好像有性虐待狂的嗜好，我帮你开发吧！”

“不必了！”

“你不必客气，一旦尝到滋味后，将来性生活的范围就会扩大了。”

“但是，我不需要这么做。”

“是吗？你真的不领情，好，那就这么办吧！你看，你太太早就很兴奋了，我就在你面前插入吧！”耀辉抚摸着手脚被绑而且侧卧的秀美那雪白的屁股，然后把她手脚上的绳子解开。接着说：“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

他张开了秀美的双腿，并且剥掉粘在花瓣上的腊，将自己怒张的阴茎，准备要插入了。

“等一等！”

“怎么你到这个时候了，这么不干脆，你不是也有小莉吗？我看就在这里大家一起搞吧！”耀辉在这个时候已插入了一半了。

因为难为情而用双手遮住脸部的秀美，“啊……”的叫了一声，并喘了一口气。同时，耀辉的腰部像海浪般，有韵律的在摆动着。

他不像是个上了年纪的人，腰部很结实，腿上长有毛，刺激着妻子柔软的皮肤，使秀美的表情瞬间变化。有时咬着双唇，有时又舔舔嘴唇，闭着眼睛，微皱双眉，兴奋的双腿缠在男人的身上。虽然丈夫就在眼前，但是她已顾不了那么多了。

当民雄茫然的站在那里时，耀辉回过头来说：“啊！这种感觉真好，有这么好的太太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对待她，真棒！”

民雄感到双腿发软，于是坐了下来。

“你真可怜！她真是你太太吗？”小莉看着民雄。

“感觉会更好，因为性交是无底深坑的。”耀辉好像故意在夸耀自己很在行的说。接着：“太太，对不起！我们来换成背部的姿势吧！”他爬起身来，让秀美的身子做一百八十度的回转，让她趴着。

“你也来吧！躺在你太太身边吧！”

“啊！我？要做什么？”

“我要让你体会性交的最高滋味！”

耀辉抓着秀美的腰部，把她按上来，变成从背后插入的最好姿势。从细细的腰间，可以看到大而白皙的臀部。

“你先生只能站在旁边看，也太可怜了，你应该趴到他身上，跟他做口交才对。”耀辉做了指示。

民雄此刻才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。当他看到妻子的脸色完全改变时，吓了一跳。

此时她是一付陶醉在做爱中的表情，她趴在民雄的身上，握着他的家伙，用粉红色的舌头去舔，并且含在口里。以这种姿势，耀辉把阴茎插在她那雪白屁股的裂缝里。

这个时候，民雄可以从妻子的舌头感觉出来，这令他嫉妒得受不了。虽然因嫉妒而心里感到无限的痛苦，然而男性的热血，却因此而沸腾起来。

“啊！”边呻吟边舔吮的秀美，好像把自己的花瓣所受的快感，直接的表现在舔吮上了。

“好极了，好极了！”她不知不觉的说。

“我也是达到极限了。”耀辉说完，民雄接着也说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”

在旁边观看的艺妓小莉也说：“让我参加你们的行列吧！”

于是，她把长有浓密阴毛的花瓣，靠近民雄的脸部。一点也不排斥，好像已醉得迷迷糊糊的民雄，张口开始吸吮了。

“老板，揉里我的乳房吧！”小莉以弯着腰的姿势，拉起了耀辉的手来揉捏稍微下垂的大乳房。

“老板，你真厉害，什么时候学会了四个人做爱的事情呢？”

小莉的话惊醒了恍若身在梦境的民雄，他怀疑这一切都是耀辉先设计好的，那么，这一切到底谁是性虐待，谁又是被虐待呢？

好像每个人都有虐待与被虐待的嗜好，而彼此都能很平衡的像锁练般锁在一起。然而，民雄认为男女结合在一起的因事，才是发生这个虐待与被虐待，像磁铁一般的厚动力，而陷入在高潮的深渊里。